

俄 · 托爾斯泰著

哈吉·慕拉

侍
桁譯

平明出版社

新 譯 文 叢 刊

哈 吉 · 慕 拉

著 泰 斯 爾 托 · 俄
侍 衛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刊 行

新譯文叢刊

哈吉·慕拉

著者 俄

譯者 侍

發行者

平明
上海

定價
本

二元

港翻印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

(五一〇〇冊)

譯序

從某些觀點來看，哈吉·慕拉“Haji Murad”算是托爾斯泰著作中的一部重要的作品；比較說，那是和他的戲劇黑暗的勢力所給人的感覺相彷彿。在它們之中矛盾的衝擊是很顯然的。

據說哈吉·慕拉寫作的完成是在一九〇四年，離托爾斯泰的出家死亡，尚有七個年頭，但這作品是當作遺作纔發表的。究竟爲了什麼這部作品在他生前沒有公開發表，手頭無資料可查，不敢亂作解說。很可能是出於托爾斯泰的自動；在晚年陷於最深刻的矛盾的他的心境，實在難以令人捉摸。我們若僅從如今保留下來的這作品來看，覺得它是完整的，而且就在他一生龐大無比的著述裏，也應當是屬於傑出的一部。但倘使說這

作品在他生前不得發表是由於官憲的禁止，那個很容易說明。這裏有一篇插曲，是寫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性格和生活的，真把這位皇帝陛下鞭打得體無完膚了。而且托爾斯泰差不多把這書的內容當作真實的歷史來寫，許多當代的重要人，如佛龍曹夫元帥、施爾尼雪夫、軍機大臣，都沒有逃開作者筆下的譏諷。

托爾斯泰青年時代在高加索的一段生活，留下了極豐富的收穫，十年之後他寫了哥薩克人（一八六三），又遠隔了整整四十年，他纔寫成了這部哈吉·慕拉·哥薩克人。是青春的戀愛故事，哈吉·慕拉是成人的鬭爭生活，不但人物不同，作者的觀點也完全改變了。高加索一帶地區的人民生活，在哥薩克人中魅惑了作者的，是詩，是純樸的青春，是原始的力，而在哈吉·慕拉中，變成了生命的掙扎、呼喊或死亡，甚至在收尾處，不得不作人頭的展覽。哥薩克人的主人公盧加施加，死在他蓬勃的青春的遊戲裏，死亡的本身並沒有現出十分暗淡的陰影，留給他的戀人瑪麗安娜的悲哀，只不過像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時的經歷，沒有浸入骨髓的沈痛。哈吉·慕拉的死是整個的絕望或毀滅，給他

自己以及給他的觀衆都留下無限的遺憾。哥觀克人的琴弦，是在手指的愛撫的撥弄之下，到了哈吉·慕拉，從一開頭就是破裂的聲響，最後是悲壯的頂頭——斷弦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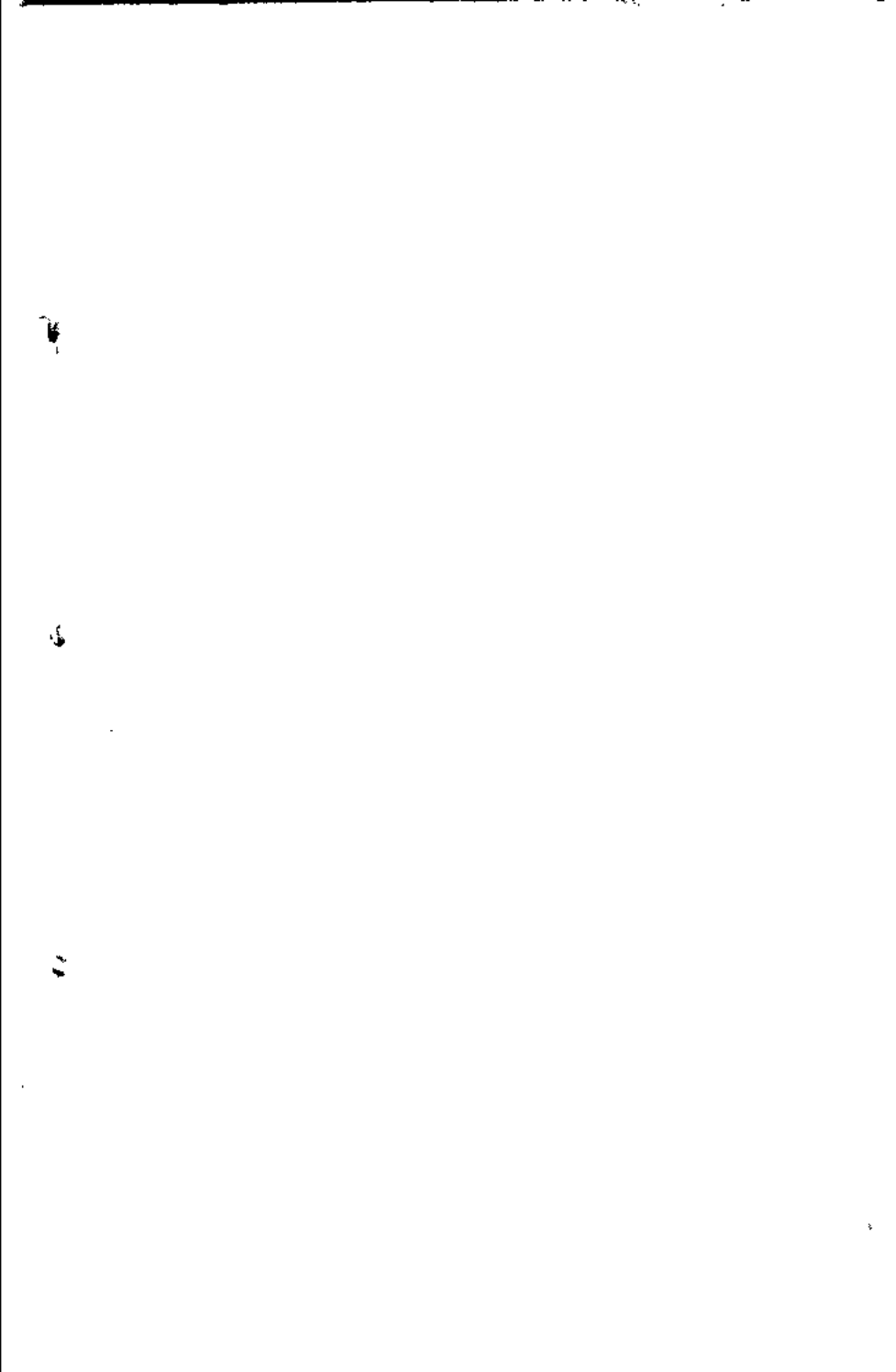
托爾斯泰寫作哈吉·慕拉的時期，他的藝術，已經到了爛熟的境界，再沒有什麼可以限制他，而他也絕不想遵循什麼。有時還故意地要和自己爲難，破壞了一般的所謂藝術形式。但在那麼遼闊的天地裏，凡是他引領我們所到的地方，都會叫我們感覺着親切，而忘記了在書中前後連繫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自從托爾斯泰寫作了藝術論（一八九九）以後，他的藝術觀和人生觀都起了斷然的變化，細心的讀者從這部哈吉·慕拉裏，不難探索出那轉變的具體的過程。

譯者所根據的底本，是冒德的英譯本。

譯者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五日

哈
吉
·
慕
拉



我正從原野走回家去。草已經收割完了，裸麥的收穫剛在開始，正是仲夏的時候。在一年的這個季節，正生長着令人喜悅的各式各樣的花草——紅色、白色和粉紅色叢生的香苜蓿；乳白色而有着明亮的黃心、發散着愉快的芳香的雛菊；黃色蜜香的芸苔花；生有白色和淡紫色鈴形花瓣的、山慈姑形狀的、高大的風輪草；匍匐的豌豆；黃色、紅色和粉紅色的山蘿蔔；花朵略現粉紅色、排列得很整齊的紫色蕉；新開花時在陽光中是明亮的藍色的、而將近傍晚或長老了的時候就變得更灰白或更紅的矢車菊；還有那枯萎得很快而發散着杏仁香的、嬌柔的兔絲子。我採集了一大束的花球正要回家去，這時我在一條溝裏看見一棵正在開花的、美麗的紫紅色變種的薊草，這在我們附近一帶叫做「薊



「人，」每當割草的時候，總是小心地避開它，就是偶爾把它割下來了，也從旁的草裏揀出來，丟掉它，因為怕戳了手。我想摘取這種薊草，把它擺在花束的中央，於是爬下溝裏去，有一隻柔潤的野蜂，正潛藏在一個花朵裏，香甜地熟睡著，我把牠趕開之後，便動手摘取那朵花。但這工作顯得很困難。草莖上全都是刺，我用手帕包著手，也還覺得戳手，這還不要緊，那草莖偏又很韌，我差不多費了五分鐘的功夫纔折斷它，還要把纖維一點一點地折斷，最後等我把它摺下來，草莖已經全部損壞了，花朵也不再像剛纔那麼新鮮那麼美麗。而且它又硬又粗，在我的花束裏和許多鮮美的花朵擺在一起並不相稱。我拋掉它，想到徒然毀壞了在它原來的地方看著那麼美麗的一朵花，心裏覺得很難過。

「但它是多麼有生命力，多麼執拗！它是多麼堅決地防禦了自己，而且它是多麼高價地賣出了它的生命！」想到我爲了摘取這朵花所賣的氣力，我這麼思索著。回家的路要穿過那剛剛耕過的黑土的田地。我登上那塵土很多的小徑。這一片田是屬於一個大地主的，非常廣袤，在兩邊和我的眼前一直到小山頂，除去一行一行的濕潤的耕地以外，

什麼都看不見。田地已經耕耘得很好，什麼地方都看不見一片草或是任何種類的植物，四外全是黑壓壓的。「啊，人是多麼善於破壞的一種動物……爲了支持他自身的生存，他破壞了多少不同植物的生命！」我心裏尋思，不自覺地望着四外，想在這無生命的黑暗的田地裏，尋到一種活的東西。在我前面路的右邊，我看見一小叢草木，臨到走近，纔看明白那就是我白白摘取了而又拋掉的那種薊草。這棵稱爲「韃靼人」的植物有三根枝子。一根是折斷了，彷彿殘缺的臂膀那樣突出着。另外的兩根都長着一朵花，曾經是紅色的，現在變黑了。根莖已經折斷，有一半垂下來，頂端上的花染了污泥。另一朵花雖然也染上黑泥，卻仍然直立着。顯然有一個車輪曾經壓過了這棵小植物，但是它又重新站立起來，因此它雖然直立着，卻倒向一邊，彷彿它身體的一部份已經脫離它，腸子被抽掉，一隻胳膊被割斷，一隻眼睛被擠了出來似的。然而它仍然堅定地站立着，對那毀壞了它周圍所有弟兄的人並不屈服……

「這是怎樣的生命力！我想。」人征服了一切，毀滅了數百萬的植物，然而這一個

卻不肯屈服。」於是我回憶到許多年前一件高加索的故事，一部份是我親眼看見的，一部份是目睹者講給我聽的，有一部份卻是我的想像。

這篇插話，按照它在我的記憶和想像裏結成的形式，寫在下面。

事情發生在一八五一年將近歲末的時候。

十一月裏一個寒冷的傍晚，哈吉·慕拉騎馬走進馬庫梅特——一個敵對的茄邏人的村莊，距離俄羅斯的領域約有十五哩，鎮上正彌漫着燃燒糞和草的煙氣。回教寺院尖塔上禱告的歌聲剛剛停止，在澄淨的高山的空氣間，飽和着糞和草的煙霧，在高加索的泥土建築的房屋間（那像是許多蜂巢似地擁擠在一起），隨處有牛的哞吼和羊的咩鳴，在這些聲音之外還可以清楚的聽見互相爭論的人們的喉音，從泉水下方騰起的婦女和孩子們的聲音。

這個哈吉·慕拉是夏米勒的副將，向來是有名的能征慣戰的人，他每逢騎馬出行，

總是打着他的旗幟，還有一打多的萬有神教派的教徒，在他的前面呼擁炫耀。可是這時，他罩着頭巾，裹着短斗篷，下面突出一管來福鎗，像一個逃亡者似地騎馬走着，只有一個萬有神教的教徒跟着他，盡可能避免引人注目，每逢路上遇見什麼人，他那靈敏的黑眼睛便偷看那人的面孔。

等到他走進了村莊，他並不向通到廣場去的大路走去，卻向左轉變了，進了一條窄小的邊道，到了那彎進小山邊裏第二家泥屋跟前，他停下來，四外望了望。房屋前庇簷下一個人都沒有，但就在這泥屋的屋頂上，在新油過的泥煙突的後面，躺着一個人，身上蓋着羊皮。哈吉·慕拉用手裏的皮鞭柄敲着那個人，舌頭嚙嚙地響着，於是一個身穿一件油膩的舊襯衣、頭戴一頂睡帽的老人，便從羊皮底下抬起身來。他的濕潤的紅眼睛沒有睫毛，雲着眼睛，張開眼皮。哈吉·慕拉照例說了一聲「塞拉姆·阿萊恭！」●露出他的

面孔。老人答應一聲：「阿萊茲，塞拉姆！」這時認清了他，那沒牙的嘴微笑了。他支着瘦小的雙腿站起身來，兩腳伸進放在煙突旁邊的那雙木頭後跟的拖鞋。然後他安閒地將兩隻胳膊伸進皺皺的羊皮袖子裏，走到那靠在屋頂邊上的梯子，反爬下來。當他穿着衣服往下爬的時候，他那曬得焦黑的皺皺的瘦脖子上的頭，不斷地搖擺着，沒牙的嘴裏不知唸叨些什麼。他一到地面，便親切地拉住哈吉·慕拉的馬勒和右手的鞍轡，但是那個強壯靈敏的萬有神教的教徒迅速地落下馬來，叫那個老人讓開，代替了他的位置。哈吉·慕拉也下了馬，移動着他那隻跛腿，走到庇簷下，一個十五歲的男孩子很快地從門裏走出來，打了一個照面，他那雙黑得像熟莓子的閃光的眼睛，驚奇地盯住兩個新來的人。

「跑到廟裏去把你父親叫來，」老人一面忙着向前推開泥屋的那扇吱吱有聲的薄板門，一面這樣吩咐。

哈吉·慕拉走進外門裏，這時一個細長瘠瘦的中年婦人，身穿黃色緊身、紅色襯衣、藍色肥大褲子，從內門裏拿着幾個靠枕走進來。

「願您的光臨帶來幸福！」她說，於是差不多把身子彎成兩截似地沿着前面的牆壁佈置靠枕，準備給客人坐。

「願你的孩子們長命百歲！」哈吉·慕拉答道，取下他的短斗篷，來福鎗和劍，把它們交給老人，老人小心翼翼地把它來福鎗和劍掛在房屋主人武器旁邊的一個掛釘上，本來在懸掛武器地方的兩邊，有兩個大水盆，背襯着油得乾淨、刷得雪白的牆壁亮閃閃的放光。

哈吉·慕拉整理整理他背後的手鎗，走到靠枕那兒，把他高加索人的衣服緊緊裹住身子，坐下來。老人在他身旁，支着光腳踞蹲下身來，合上兩眼，手掌向上舉起兩手。哈吉·慕拉也照樣作了，隨後唸完禱告，他們雙手滑過面龐，在鬍子底下合起掌來。

“Ne hubar?”（「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嗎？」）哈吉·慕拉向那個老人問道。

“Hubar yok,”（「沒有什麼新的事情。」）老人答道，他那雙沒有生氣的紅眼睛並不看哈吉·慕拉的面孔，卻望着他的胸口。「我一向住在蜂房裏，今天纔來看我的

兒子……他曉得的。」

哈吉·慕拉心裏明白那老人不願意說出他所曉得的，哈吉·慕拉所要知道的事，略略點了點頭，便不再問下去。

『沒有好消息，』老人說。『唯一的消息便是一羣兔子老在討論怎樣趕走一羣鷹，那羣鷹卻先毀掉牠們裏面的第一個，然後再毀另一留。前些天，一羣俄國狗焚毀了米特契村的草堆……但願牠們的面孔給撕爛了纔好！』他啞着嗓子憤怒地說。

哈吉·慕拉的隨從教徒走進房裏來，他那強壯的兩條腿大踏步輕輕地邁過泥土地。他僅僅留下他的短劍和手鎗，照哈吉·慕拉一樣取下了他的短斗篷、來福鎗和劍，把它們掛在他的首領掛武器的那些釘子上。

『他是誰？』老人指着新來的人問道。

『我的隨從教徒。他的名字叫譚爾達，』哈吉·慕拉說。

『這很好，』老人說着，在哈吉·慕拉的身旁讓給譚爾達一席毛毯的地位，譚爾達

坐下來，盤着腿，把他那美妙的牡羊似的眼睛盯住老人，老人這時已經開始談話，述說前一個星期他們的勇士曾經捉到兩個俄國兵，殺掉了一個，把另一個送到在威頓的夏米勒去了。

哈吉·慕拉心不在焉地聽他講話，眼望着門口，靜聽門外的聲音。在庇簷下有了腳步聲，門吱吱地響了，房屋的主人薩都走進來。他的年紀約有四十歲，短短的鬍鬚，長長的鼻子，眼睛雖然不及那個跑去叫他回家來的十五歲的孩子那麼發光，卻跟那孩子的眼睛一樣地黑，這時那個男孩子也同着他的父親走進來，在門旁坐下了。房屋的主人在門口脫掉他腳上的木板拖鞋，把他頭上破爛的舊便帽推到腦後去——他已經好久沒有理過髮，亂叢叢長滿了一頭黑髮——立刻在哈吉·慕拉的面前蹲下身來。

他也和那個老人一樣手掌向上舉起了他的雙手，唸了禱告，於是向下摸撫着他的面孔。要這樣作過了以後他纔開口講話。他講夏米勒已經發出一道命令不管死活一定要捉住哈吉·慕拉，夏米勒的使節昨天剛剛回去，人們都不敢不服從夏米勒的命令，所